

查
1962

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

书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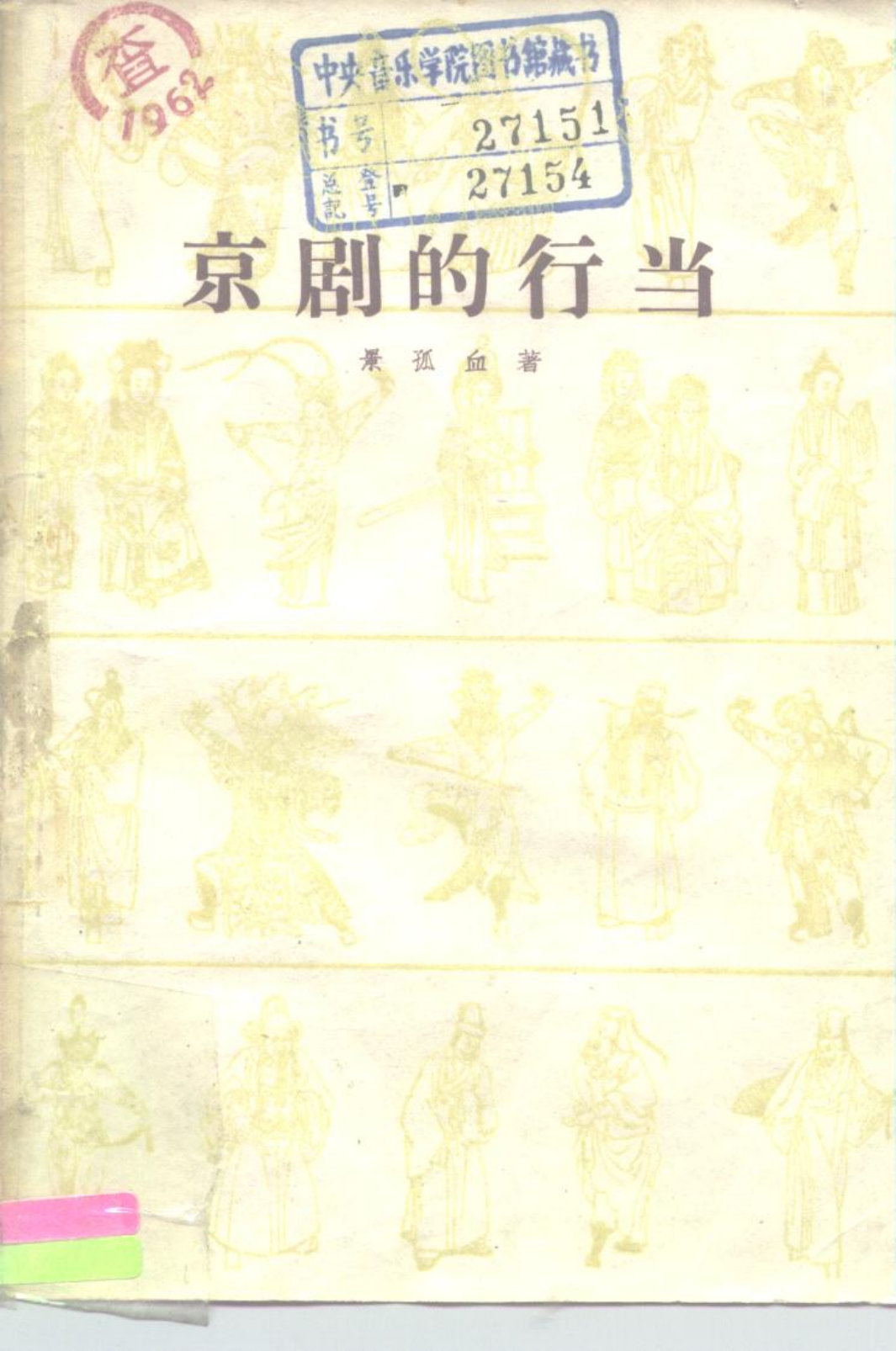
27151

登记号

271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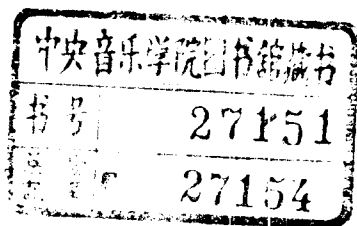
京剧的行当

景孤血 著



京剧的行当

景孤白著



北京宝文堂书店

一九六〇年·北京

中国戏曲之有“行当”，并不只京剧为然，其它各种地方戏中也有“行当”。“行当”，就指哪些人物应该归哪些角色扮演，其来甚古。在元人杂剧时代，已然有了“正末、冲末、小末、外、正旦、老旦、外旦、搽旦、淨、丑、杂、卜儿、邦老、俵儿”等分别，其中“杂”又称为“杂当”，实即后来的“行当”。不过，元杂剧中却没有“生”，有些角色所隶属的“行当”和今天也不一样。这里引証只是想说明“行当”的来源很早，对于元曲角色的分工，恕不詳谈，事实上，那种考据之学，也确非专家莫辨的。后来在各种地方戏中，以汉剧分成的“十門角色”最为詳尽，即是“一末、二淨、三生、四旦、五丑、六外、七小、八貼、九佚、十杂”。以“末”为首，犹得元曲之遺。京剧虽然来自徽、汉，可是所說的“十門角色”为“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、觔斗、上、下手”。按这說法，“觔斗”、“上、下手”只为两或三門，共湊一起，亦不过为“八門”，哪里来的“十門角色”呢？又按京剧向分“七行七科”，这“七行”是“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”，再加“打旗”扮“龙套”的叫作“流行”，亦名“文堂行”，說是“打旗”，实际他們也不仅是专管“打旗”，有时兼演各

种男性零碎；还有演武戏的“武行”，这样一共凑成“七行”。但在事实上，很多年来，“末行”已和“生行”合并，只剩下“生、旦、净、丑”四行了。所谓“七行”，也有人說，是除却再加“文堂行”外，把“武行”“武刷行”分成两个，一个是組織、教授武戏，一个是上台表演武打，后者也叫作“金斗行”。这倒符合于上面說的把“觔斗”和“上、下手”当成两門。不过“上、下手”也要上台表演。再加“文堂行”，正是“七行”。至于“七科”，則是“音乐科、服装科、容装科、容貌（普通作帽）科、刷通科、交通科、經励科”。这“七科”除“音乐”“刷通”是在台上工作外，其余都属于后台服务，而“經励科”且成为旧社会专门剝削演員的封建把头行帮制度，在解放后，早已被彻底消灭；其“刷通科”由于肃清舞台杂乱形象，取消“掇場”，亦不存在。各剧团健全制度，分工合作，更无“跟包伙計”与“催戏人”之說，“交通科”亦随之轉化。所以“七科”名义根本废除，在今天，也只有“七行”；并且其中的“文堂行”，亦经过革新，而是由大家分担，不再設立专行了。本来，“文堂行”（即“流行”）就是后来新增設的，原始沒有。因为老例不論“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”，在遇到沒有戏的时候，大家都要“跑龙套”。不但要学会了在台上的各种分列式，如“鑽烟筒”、“倒脫靴”、“太极图”、“四合如意”、“双龙出水”等，还要会唱各种群曲，如“一江风”、“泣顏回”、“五馬江儿水”等。严格地講：有时还要接唱两句搖板，

如在《南陽關》中，主角伍雲昭唱完“爾等可愿反皇朝”；大家就应接唱：“老爷請把心放了，我等情愿反皇朝！”只是后来由于某些主角突出地犯了个人主义，不愿再“跑龙套”，余者相率效尤，才又成立了这一行。“金斗行”主要在翻筋斗，“上、下手”需要講求打得整齐。过去“武行”也有“打炮戏”，如某班社新換一堂“武行”，在第一天必演“昊天关”，由他們扮“削刀手、标枪队”，以为考驗。但无论如何，也都比較简单。所以今天談的重点，还是在于“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”。京剧“末行”虽已并入“生行”，而从前“末行”确曾独立。这里有一事可証：过去戏曲班社祭神，他們沿例要摆上五样供品，这五样供品，都帶有象征性的：如供一碟花生米来代表“生”，一碟鷄子来代表“旦”，一碟虎皮豆子来代表“淨”，一碟盐末来代表“末”，一块豆腐来代表“丑”。这种作法，是否合适，我們姑不去管（事实上也早已不存在了），而既以“盐末”来代表“末行”，可知“末行”起初絕非混入“生行”。不过，根据今天既成事实，我們只能按照“生、旦、淨、丑”来談，而以“末、外”附于“生行”了，下列程序即是如此。为了丰富常識和說明問題，最后并殿以“应工与反串”。

生 行

京剧“生行”相当于元曲之“末”，其地位非常重要，内容也包括甚广，计分“鬚生”“紅生”“小生”“武生”，和另外一种扮演小孩的“娃娃生”。以“生行”言，当以“鬚生”为首，因此开宗明义，就先来谈一下“鬚生”。

(一) 鬚生（附末、外）

鬚生，也叫老生、正生，过去还叫作“胡子生”。一般说来，都是男性，有正义感的历史人物，年龄是从三十岁左右开始。人物以挂“黑髯口”（黑胡子）的为主。可是往往也有一本戏，内容是表演十几年的故事（如《赵氏孤儿》），那么，剧中的鬚生，也会由壮年而成老年，他的胡子，也自然要由黑变穆（苍色）、由穆变白了。不过，鬚生的胡子都是三绺，颜色虽变形式却不能变。那种三绺的胡子按戏曲术语管它叫作“三”。黑的叫“黑三”，穆的叫“穆三”，白的叫“白三”。这种“髯口”，是代表着剧中人的机智，儒雅性格。

鬚生，基本上都是文人，但也有武人。一般又可分为三小项：即是“安工老生”“衰派老生”“靠把老生”。京剧的人物，是多种多样的，即以“生行”而论，也不

是这三小项所能完全概括进去。所謂“安工”“衰派”“靠把”，只不过是举其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分类而已。

“安工老生”，都是文人，也有皇帝，所以“安工老生”又包括了过去京剧界所常說的“王帽老生”。“安工老生”，如《上天台》的刘秀、《捉放曹》的陈宫、《御碑亭》的王有道等……都是。“安工”，是指这些人在舞台上具有安閑、宁靜的心情和雍容、瀟洒的身分。其实也不是那么绝对，因为每一个戏的剧情，都是有发展的，不能老停留在故事的某一阶段。所以剧中人的安閑、宁靜，不可能由始至终全无变化。如《上天台》的刘秀在，斩了姚期以后就是《打金砖》，他不但不再宁靜，反而有了很繁重的扑跌。总之一句话：“安工老生”，也不能老是安閑；否則就只有《天官賜福》的天官才能那样，那还有什么高度的艺术性呢？

“衰派老生”，是指那些精神受到刺激、有些失常，或者由于环境的穷愁潦倒，把人变成頹唐、不景气的人物。象《当锏卖馬》的秦琼、《問樵鬧府、打棍出箱》的范仲禹、《坐樓杀惜》的宋江等，都是“衰派老生”。秦琼被困在天堂县的客店里，連飯都沒得吃，自然萎靡不振；范仲禹进京赶考、失掉妻儿、惊痛成疯；宋江受到閻惜娥的威胁、最后激动杀人；这都是“衰派”。但“衰派”不等于“衰敗”！

“靠把老生”，都是武将。京剧术语，管戴盔披甲的

扮象叫做“扎靠”；又管剧中人使的兵刃叫作“刀枪把子”。“靠把老生”，是指“扎靠”，拿着“刀枪把子”，带，有小开打的鬚生。如《下河东》的呼延寿廷、《鎖潭州》的岳飞、《战太平》的花云，就都是这一类型。

鬚生以唱为主，全用本嗓。这三种不同类型，唱法也不一样。“安工老生”要唱的悠揚宛轉；“衰派老生”要唱的悲忿頹唐；“靠把老生”要唱的激昂慷慨。但这也灵活运用；如秦琼和一般“衰派老生”，岳飞和一般“靠把老生”就都有所不同。听到名演員唱，自然会是有所区别的。

此外，这三种类型，有时也可互相轉化：如从《上天台》的刘秀到《打金砖》，就是从“安工”轉入“衰派”；从《魚藏剑》的伍子胥到《刺王僚帶鞭击五将》，就是从“安工”轉入“靠把”；《风波亭》的岳飞就是从“靠把”轉入“衰派”；周信芳先生的《文天祥》却又从“靠把”轉入“安工”。这些有的很明显，也有的不甚明显。总之，千万不要把这三种类型变成绝对化、而使它各自孤立起来。

在这里还要明确几个問題：鬚生固然是根据人物性格来分类的，但也不是說在任何剧中以鬚生扮的角色都是有褒无貶。因为这一錯覚，过去也是确实存在的。如我在上面說是“有正义感的历史人物”，这只是“一般的”适用。而个别鬚生所扮演的却也有很坏的坏人。如《秦香蓮》中的陈士美，也是鬚生；但他一旦爬上高枝，不但

亲死不顧，遺棄糟糠，而且还发展到杀妻灭嗣，以致被包拯錮死，观众无不称快；再如《三关排宴》的楊四郎，丧失民族气节，忍辱偷生，貽耻家門，終于被罰自尽，也是由鬚生来扮演的。这在戏中都是绝对反面人物，几乎可以說是应被深恶痛絕的人物。再有，則是昏聩无能、糊涂愚蠢的官僚，本为暴露对象，却也用鬚生扮演；如《法門寺》的赵廉，听断不明，是非顛倒，而演員也用鬚生，这还仅只是糊涂而已；至于《行路訓子》的张宣，則不但昏聩，而且是縱妻杀弟，甘作帮凶了。其外型則是一样的戴紗帽、穿官衣、挂“黑三”髯。另外也有通过鬚生扮的正人，却是作为諷刺对象，实际是揭穿他們想要維持封建統治尊严的假面具，使他們出乖露丑来作为博笑的工具，如《胭脂虎》的李景讓、《轅門斬子》的楊延昭，都属于此类。其間用的夸张手法，还有些是漫画式的。再如《浣花溪》的崔宁，是个借妻势力窃踞高位，碌碌无能的縮头男子，而在劇中也是鬚生。此外还有的是：既写出了人物的正义感，同时也刻划了他們的怯懦、优柔、搖摆不定，如《捉放曹》的陈宮，在劇中既写出了他贊成反董卓的暴虐专政，但結果对于残忍猜忌的曹操，还是縱虎归山。在鬚生戏中更有一些戏妻、休妻的，都是主观疑妻不貞，甚至使用卑劣手段，来体现个人的“大男子主义的”人物，如《桑园会》的秋胡，《汾河灣》的薛仁貴，《五家坡》的薛平貴，都是这一套。《御碑亭》的王有道虽未戏妻，而疑

心休棄，也屬於這流人物。因此，在京劇的“行當”中，每一“行”都是包括了好壞各種典型，絕沒有一邊倒的。這是關於“鬚生行”不完全是好人的問題，再一個則是必須認清年齡服從性格，千萬不要固執。例如：京劇的諸葛亮，除了有一出《諸葛亮招親》外，其餘從《三顧茅廬》到《七星燈》，沒有一出戲是不掛“髯口”的。可是按照歷史，那時的諸葛亮才二十七歲，不一定比趙雲大。但是趙雲卻還沒帶“髯口”呢。再如劉備也是從《三結義》起就帶胡子；而呂布從《連環計》到《白門樓》，則是一輩子光咀巴。實際上，呂布却是比劉備年紀大的。這些，都是從性格上來分“行當”，不能因受歷史拘限，以致影響風格。因為歷史故事，究竟不等於歷史。而且戲曲題材，還有些是傳說故事，本無歷史可查，那就更不應當多所拘泥了。

我在前面談的“衰派鬚生”，也許有人懷疑好多“現成”例証為什麼都沒有舉；即如《清風亭》的張元秀，一般都把他當作“衰派鬚生”，這裡卻沒提到。實則《清風亭》的張元秀，是“外”不是鬚生。“生、末、外”的分別，首先也是在於性格：“末、外”的性格，和鬚生有共點，但在某些方面，也許比鬚生更激烈，或者也更粗獷些。他們在外型上的不同，是“外”多半掛“白滿髯”，“末”多半掛“穆滿髯”，即使不掛白或穆滿，也是掛“黑滿”，或另外一種叫作“二絛”，其形似滿，而又短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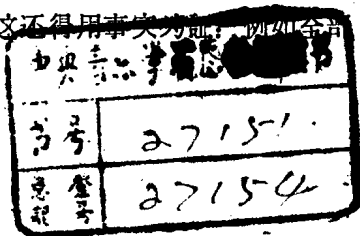
“外”挂“白滿”的有文有武：象《鹿台恨》的比干、《赵氏孤儿》的赵盾、《鴻門宴》的范增、《盜宗卷》的陈平、《甘露寺》的乔玄、《跑城》的徐策、《三击掌》的王允、《四进士》的宋士杰等，都是文角色；再如《臥虎关》的伍子胥、《过巴州》的严顏、《定軍山》的黄忠、《凤鳴关》的赵云、《珠帘寨》的李克用、《泗水关》的楊衰、《李陵碑》的楊繼业等，就都是武角色了。这一行在地方戏中往往勾脸，很接近于“淨行”的“老脸”；有时还可互相轉化。《白蟒台》的王莽、《珠帘寨》的李克用，就都是由花脸变成鬚生的，实际本来是“外”。“末”在京剧中，也早已不是象“元人杂剧”那样了，其性質却象昆曲中的“副末”与“倅末”。挂“穆滿”的如《盜宗卷》的张蒼、《連环計》的王允、《打漁杀家》的肖恩、《失印救火》的白怀、《奇双会》的李奇、《审头刺湯》的陆炳。挂“黑滿”的現在較少，从前就連《群英会》的魯肃，也是挂“黑滿”的，因为他是“末”不是鬚生。在“外、末”的“行当”中，特別有許多蒼头、院子，如《春秋笔》的张恩、《一捧雪》的莫成、《走雪山》的曹福等都是。张恩、莫成挂黑“髯口”，是“末”；曹福挂“白滿”髯，是“外”。此外还有《战蒲关》的刘忠、《鏢判官》的顏义等多人，总之，都不出这两門。周信芳先生最近演出的《义責王魁》，其王忠一角，也应是“外”。“外、末”在京剧中还有一特点，即唱不必西皮、二黄，象《扫松下書》、《徐策跑城》，或

唱徽調，或唱“撥子”，李奇則唱“吹腔”，都和鬚生不同。上所举例還沒提到挂“黑髯口”之“外”，象“炮烙柱”的梅伯，原来就是“外”，既不是“末”也不是鬚生。

“末”在过去，有时还要勾(或揉)紅脸，但和“紅生”(見下节)又不一样；其最大区别，“紅生”都是正角，勾(或揉)紅脸之“末”，則是配角(这只限于京剧，其說亦詳見下节)。而后来却都变成和一般鬚生的脸色相同了。

这如原来《胭脂褶》中“遇龙封官”的朱棣(永乐)、全部《春秋配》的张雁行。而現在“遇龙封官”的朱棣也变了正工鬚生；《春秋配》只剩“撿柴、砸澗”，根本也看不到张雁行了。还有，常听人說“滑稽老生”，事实上若論起“行当”也沒这名色。他們所說的“滑稽老生”，如《黄一刀》的店家、《打櫻桃》的員外、《青石山》的蒼头、《荷珠配》的刘之协、《打砂鍋》的吳成等，全是挂“髯髯口”，也都应归入“末行”。現在既与“生行”合流，所以才有人管这些叫作：“滑稽老生”。或者要問：目前有没有一台上薈萃了“生、末、外”三門角色的？有！那就是《文昭关》的定計一場。伍子胥虽挂“白三髯”却是“生”，因为他的胡子变白，是因焦愁过度才一夜白鬚，而且也是“三”不是“滿”。东皋公应挂“白滿”，是“外”。皇甫訥应挂“黑滿”，是“末”。这一出戏，就是“生、外、末”同台。不过，近来舞台上的胡子顏色虽尚保持未变，而是“三”是“滿”很多灵活运用，如《甘露寺》的乔玄、《李陵碑》的楊繼

业，甲演員挂“白三”，乙演員就挂“白滿”，因人而殊，莫衷一是。这本来也不必强求統一，但如黃忠、楊繼业之挂“白滿”，是形容武夫，到底帶有驍獍強烈的性格；喬玄虽是文人，在戏中也有“从今已后，再也不貪人家的小便宜了”的自我嘲笑，他到底是還存在着“貪小便宜”之一面，所以要挂“白滿”以別于“白三”。再則人因生理关系，年紀越大，白胡子，长的越会稠密，比要特別突出机智的人物，总是“白”“滿”相連；这也更合理一些。至于“黑滿”，好象不如“黑三”瀟洒，所以有好些角色就都变成了“为瀟洒而瀟洒”。瀟洒是好的，但那只是表現剧中人物的一个方面；如《玉堂春》“会审”的刘秉义其主要性格并不在于瀟洒，而是需要显出老吏断獄的陰險可畏。原来他也是应当挂“黑滿”的归“末”，現在則有很多人改挂“黑三”了。好在“外、末”既与“生行”合流，这样亦无可。关于“末、外”与鬚生合流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按照我的理解（可能是很主觀的）試述如下：在京剧中，“末”既等于“副末”，而“外”在元人杂剧中本来就次于“正末”，所以他在一本戏中往往不能联貫到底。但是他也必有一段很精彩的表演（包括唱、念、做等），这段或者就是故事的中心高潮，但却不能結束全剧。于是就只好由主角原是演鬚生的兼演。日久天长，这“末、外”的好戏既然常被鬚生代演，因而从习惯上也就逐渐变成“生、末、外”合流了。这还得用事实为証，例如全清《一捧雪》，按照



分“行”来讲，莫怀古是鬚生，莫成是“末”，但从“盜杯”到“法場”，这完全是莫成的好戏，莫怀古反而降居次要地位；可是“替死”以后，莫成就不能够再上了，最后到《雪杯圓》又变成了莫怀古的正戏，中間还穿插上一段陆炳“审头”。你說这用一生（莫怀古）两末（莫成、陆炳）来分演吧，“行当”是对的，可是就人来说也未免太不經濟；于是就只好用鬚生来前飾莫成、中飾陆炳、后飾莫怀古，象馬連良先生那样地演出了。或者要問：为什么“末、外”可以归并于生，却不能把生行归并于“末、外”？那样不行！因为以生为主是京剧的自然发展規律。从全局来讲，“末”既变成“副末”，“副”字本身就具有不能联貫到底的意义。更何况京剧本身是綜合艺术，过去以唱为主呢。鬚生必然能唱，“末、外”多不需要唱（这还不是能不能唱的問題），所以只能把“末、外”归并于“生行”，而不能强使鬚生来迁就“末、外”，那样事实也行不通。这里不嫌重复再說一句：京剧的“末”，是絕不等于“元人杂剧”和汉剧之“末”的。还举《一捧雪》为例：“末”角扮演的莫成、陆炳，按照京剧演法，唱都不多（前者好象仅有四句，后者一共三段才十二句），大段唱工，仍是出在莫怀古的口中。其由“末”扮主角在戏中先死去的还有《春秋笔》的张恩，也是演完《杀驛》，他就不能再上了，所以馬連良先生演这出戏，也得前飾张恩，后扮王彥丞。其間也有不是先死去的，可是在全剧的前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

也就是說，沒有表演的機會，直到後部，由於故事發展才躍升為主角的，如全部《胭脂褶》中的白懷。在單折戲《失印救火》中，他是唯一主角，但亦只有四句唱工，並且還不上板。所以馬連良先生演這戲，也只好是前飾朱棣（永樂皇帝），後扮白懷。這不僅是“末”，“外”也如此；象《四進士》的宋士杰，雖是全劇中心人物，但他出場的時候，實際上故事已然演過去一半了。從前演《四進士》分為前後部，直到前部演完，卻還看不見宋士杰登台。這不要說很遠很遠，就在富連成大科班時代，起始還是這樣的演法呢。和這同工異曲的還有全部《回荊州》的喬玄，在《甘露寺》“相親”後即不露面，他也是演了全部的三分之一。所以在演全部《回荊州》時，有的人是前飾喬玄、中扮魯肅、後部帶演劉備，把自己忙了個“不亦樂乎”。這些都是“末、外”，在京戲中不能聯貫到底的明顯事實。如果說在《文昭關》中曾把“生、末、外”蒼萃於一堂，在全部《回荊州》里，則曾出現過一個人分飾“生（劉備）、末（魯肅）、外（喬玄）”的演員。此外有些單折戲看起來好象以“外、末”為主，實際上那是因為沒演全部；如果連演全部還是不能貫徹到底。比如說：《肖何月下追韓信》，肖何是主角了，但如聯貫演出《千金記》，主角還得說是韓信。《徐策跑城》的徐策也是主角，而在全部《薛家將》中，主角卻另有其人。《清風亭》的張元秀，只是在後來改編本中為主，在從前，連演單折戲的《趕子》，主

角也得是周桂英。《打漁杀家》的肖恩本来是“外”，在京剧中先已轉化为“末”，現又合并为鬚生。这一人物，过去也是不能联貫下来的；因为在“杀家”后他就自刎而死了。尽管現在的演法可以改动，論其性質，却仍如上述諸人。至于現在所謂“里子老生”的也是包含了“生、外、末”。例如演单折戏《群英会》不帶《借东风》孔明一角，就是“里子鬚生”。《文昭关》的东皋公，虽名为“里子鬚生”，实际是“外”。《捉放曹》的呂伯奢，也叫“里子鬚生”，实际是“末”。这因本来“行当”已混，自然就会打成一片了。以上只是闡述“生、末、外”的合流历史原因，在今天既已混同，也就无須重新划分。不过：“生、末、外”的人物性格，到底有些不同，这在扮演不同人物的演員内心体会上，还是值得注意的。同时，这种体会的根据，也不能說与“行当”无关。这里附帶說一下：“外”在京剧中与鬚生合流，而在榔子剧种里却向由“淨行”包办。合計“外”之所以“实存名亡”，是被京、榔两个剧种給分扯了去，現在只有汉剧还存在着“六外”名色。例如《打漁杀家》的肖恩，直到今天，榔子剧团还是以花脸演，挂“白滿”、不勾脸。其它有些即使是挂“黑滿”髯如《炮烙柱》的梅伯，也归大花脸演。

(二) 紅 生

紅生是指勾紅脸的鬚生。如关羽、赵匡胤之类。不过，京剧中的关羽，有时属于紅生、也有附属于紅淨。如《华容道》、《战长沙》以唱为主，都是属于紅生的戏；至于某些带有舞蹈动作（如《单刀会》）或是大开打的，那就应当属于紅淨，不是紅生了。赵匡胤戏里唱工多的，如《囚曹府》、《斬黄袍》都属于真正紅生。

紅生原来也包括了“安工”和“靠把”：如《斬黄袍》的赵匡胤，先为南宋王、后作皇帝，完全接近“王帽老生”，所以应该列入“安工”项下；关羽在好多戏里都是扎靠使刀，则应属于“靠把”类型。

至于紅生勾紅脸，多表示其血气方刚、富有血性，比起“衰派”，自然較少一些，但也不是沒有；象《走麦城》的关羽、《龙虎斗》的赵匡胤，就都接近“衰派”。其中也有是根据剧情的发展而轉化的，如《斬黄袍》后部的赵匡胤，带“甩发”上，也属这一范畴。由于紅生的性格，和一般鬚生有共点也有特点，（所以他的唱法都是高亢嘹亮，有时还要用喷呐来伴奏。）鬚生和紅生的唱法都是应用脆嗓，所以同属生行。并且，后来有些紅生戏，在演出时，就由鬚生来代替了。例如《贺后罵殿》的赵光义（赵匡胤的兄弟），本来也勾紅脸，但是現在多用本来面目扮演，而唱法也由紅生变成一般鬚生。这